



深深爱过你

Deep In
Love With You

/ ● /

江白月

作品

他爱她 / 宠她 / 却从不信她

2018年度
伤情力作

飞言情工作室
集体洒泪推荐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六年前
他用一张薄薄的支票
结束了她的爱情

后来的他们应该是
陌生且疏远的
就像未曾对方生命中出现过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他轻描淡写地过来打招呼

安安，你今晚很漂亮



深深 爱过你

Deep In
love With You

江白月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深爱过你 / 江白月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94-0098-7

I. ①深…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7662 号

书 名 深深爱过你

作 者 江白月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郭玲玲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刘冬鸣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098-7

定 价 34.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001 第一章
许承则：“安安，你今天很漂亮。”
- 027 第二章
童唯安：“许承则，你不要太自以为是。”
- 051 第三章
林景迟：“你的旧情人和老同学都在那边，不过去打个招呼吗？”
- 075 第四章
童唯安：“许先生，钱带够了吗？”
- 098 第五章
许承则：“童小姐，你打算站到什么时候？”
- 123 第六章
童唯安：“阿则，为什么不是你带我走？”
- 145 第七章
许承则：“谢我什么？”
- 169 第八章
周宁：“他已经找人重新去查这几年童唯安的情况了。”

Deep In
Love With You



目录 CONTENTS

/◆/

第九章	191
许承则：“你的谢意从来都这么敷衍吗？”	
第十章	215
许承则：“安安她……这几年是怎么过的？”	
第十一章	239
童唯安：“林景迟，即使我以后爱上路边的一个乞丐，都不会爱上你。”	
第十二章	264
许承则：“不要哭了，安安……”	
第十三章	281
许承则：“钱，公司，我的命。如果你想要，都可以拿去。”	
第十四章	304
许承则：“安安别怕，别怕……我一定会把救你出来的……”	
第十五章	326
童唯安：“可是许先生，你还没有求婚。”	
番外一 婚姻大事	335
番外二 家庭趣事	342



Deep In
Love With You

第一章



童唯安从车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街上如同往常一样灯火通明，可行人却寥寥无几。雨比她刚出门时小多了，但夹着初冬的寒风一起打过来，还是让她觉得连骨头缝都往外透着凉意。

这鬼天气啊……童唯安无奈地抿了抿唇，随意地甩了甩手中文件袋上的水珠，快步走进了路边不远处的咖啡馆。

她挑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慢条斯理地喝完一杯蓝山，吃掉了两个芒果布丁，正准备叫服务生要第三个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朝她所在的位置走来。

“二哥！”童唯安看了看径自坐到了自己对面的男人，拿纸巾擦了擦嘴角，礼貌地笑着打了个招呼，“喝点什么？”

林景迟对她的气置若罔闻，径自拿过她手边的文件袋，发现上面被雨水淋湿的痕迹时，不禁皱了皱眉。见他面色不悦地翻着文件，童唯安脸上的笑容不变：“姑姑说你今晚在公司加班，这份文件急用——本来是要直接送到二哥公司的，但是我记得以前二哥说过不喜欢家人去公司，所以才打电话让你下来一趟。”

“真是辛苦了。”林景迟一边说着一边抬起头，咖啡厅昏黄暧昧的灯光下，即使他眼神里满是讽刺，英俊的脸也仍是让对面不远处的小服务生看红了脸。童唯安笑得乖巧：“不辛苦。”

林景迟也笑：“天真小表妹的戏份已经够多，再装就过了。”

童唯安歪了歪头，看似一副困惑的样子：“二哥没派何助理下来，我还以为是二哥很想见到我呢。”

“如果我不配合，你在我爸和童姨面前的乖巧形象怎么继续扮演下去呢？”林景迟终于冷笑出声，看向她的目光里带了些审视，“明明讨厌我，童姨一声令下，你还是可以出现在我面前。童唯安，我真的很好奇，

为了你在乎的人，你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呢？”

“大概就是……能把你各种各样的冷嘲热讽都当作夸奖来听吧。”童唯安说着说着连自己都笑起来，发现林景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之后勉强收敛了些，可眼角眉梢仍是掩饰不住的浓浓笑意。

沉默片刻，童唯安见林景迟没有再开口，才拿起一旁椅背上的大衣徐徐站起身来，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低声说道：“我也知道自己对二哥而言，已经重要到每次出现都会影响二哥的心情了。可是真遗憾，因为这几天你一直在公司，所以没来得及通知你，我这两天已经搬回了老宅。还请二哥多多关照。”

童唯安皮肤白皙，五官也生得精致好看，素颜时笑起来更是带了些干净清爽，却唯独和妩媚沾不上边，所以她并不适合故作姿态抛媚眼。林景迟看着她眼里一览无余的戏谑，不由自主地伸手拽住了她的手腕：“是因为最近家里要准备和远达集团联姻的事？可这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为什么偏偏这时候搬回家？”

“豪门联姻这种事啊……小门小户的我只在晋江小言里听说过，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当然要长长见识了。”林景迟掌心的温度显得灼热，童唯安不动声色地躲闪，似乎毫不在意手腕上的痛感，笑容依旧灿烂，却带了些许恍惚，“不过你放心，姑姑说许家的二少爷只是个毛头小子，这种类型的男人从来不是我的菜，二哥你是知道的。”

林景迟另一只手揽上她的肩头，双手的力道同时加重，迫使她不得不更靠近自己。外人看来颇为暧昧的姿势里，却没有半分温度。童唯安正要挣脱，他轻声说道：“如果不想让童姨因为你的事伤心，就别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我。”

童唯安无意探究他话里的深意，只是漫不经心地笑了笑：“这似乎

是个威胁？”

林景迟在她耳边低声笑起来，却无端让人发冷，手上的力道只强不弱：“是不是威胁，你试试看。”

“可就算二哥你的危机感这么明显，我好像也没办法答应你什么。”童唯安几乎以为自己的手腕要断了，眉眼间的苦恼却浅浅淡淡，从林景迟的眼中能看到自己亮晶晶的眸子，“毕竟，想钓金龟婿也并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吧？”

手腕上的力道骤然减轻，她终于抽出被钳制许久的手，离开前又难免觉得不甘心，所以又特意附在他耳边说了一句：“希望二哥别怪我这么直接，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不过，就好像如果你身后没有林氏，就算求我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说完，童唯安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

林景迟一直保持着看着她离开时的姿势，片刻之后，他伸手拿起旁边的文件继续看了起来，可只看了两行，他的目光就落到对面童唯安吃剩的芒果布丁上，心里难免觉得自己可笑：她的喜好总是一成不变的，包括对我。

下一秒，林景迟手中的文件就已经被狠狠摔到了桌上。

“任务圆满完成了，童女士。”童唯安出了门就直接拨通了姑姑的电话，语气轻松，“不负您老人家的重托，经过这些日子您的不懈努力和我的尽力配合，我和您伟大的继子终于从维持表面和平到了现在相看两厌且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电话那头的童玉被她欠揍的语气气得头疼：“你什么时候能让我少操心点？难道送个文件你们都能吵起来？你又故意气他了，是不是？”

雨稍大了一些，童唯安直接走进雨里，对迎面扑来的寒意恍若未觉，

想着刚刚林景迟厌恶的表情，有些不屑地嗤笑一声：“我怎么敢。”

她确实不敢。

林景迟看她眼神过于复杂，原因是什么她再清楚不过。她从不曾掩藏自己对他的厌恶痛恨，可除了言语上的针锋相对和肆意攻击，她终究还是不得不顾忌彼此的身份，无法做到和他老死不相往来。

童玉对童唯安的话却并不相信，还要再多说几句，已经被童唯安截住了话头：“好了，我这就回去了，见了面您再批评我也来得及。”童玉只得作罢：“你正好顺路把澄澄接回来吧。和许家这事儿，要是真的反对倒还好说，可这些日子这孩子安安静静，反倒让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儿。”

“我知道了。”童唯安也收起了先前戏谑的口吻，答应了一声之后挂了电话。

童玉的继女林微澄是林家唯一的女儿，今年只有十八岁。林家和许家是世交，远达集团那位二少爷和林微澄年龄相仿，又对她素来有好感，两家人也自然乐见其成。

事实上，除了林景迟一个人莫名反对之外，甚至连林微澄本人都持无所谓的态度。毕竟婚姻之于他们这种人家，有没有爱情存在是没有多少人关心的，她也对此持同样的看法，即使不是今天，也躲不过明天，没有许家，还有张家、王家。所以林微澄笑得一点都不勉强：在痛哭流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时候，不笑还能做什么？

更何况，适当摆出情绪低落的样子，不仅能让全家满足她平时各种不会被允许的要求，还能诳向来不喜欢回老宅的童唯安陪她住一阵子。这些足以让她心情不那么差，连带着印象里许承朗那张不可一世的脸，都显得不那么讨厌了。

想到这儿，林微澄坐在童唯安的车里，看着表姐的侧脸，表情愈发愉悦：“安安姐，你这次要在家里住多久？多住一阵子好不好？”

童唯安以前出过车祸，虽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但从那以后每逢阴雨天她的右腿就会隐隐作痛，而此时路面已经由于晚间的低温结了一层薄冰，所以她开车更是格外专注，仅仅是在等红灯的间隙瞥了林微澄一眼，不置可否。

林家人提出的请求，她无论如何，是不能拒绝的——前些年童唯安的父母意外早逝，姑姑童玉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而童玉一家人对她向来疼宠异常，而这种疼宠，甚至来自于林微澄这个和她在血缘上没有任何关系的表妹。

当然，林景迟是绝对的例外。

“好不好嘛？”看她没反应，林微澄的声音里带了些撒娇的味道。童唯安就有些心疼，却仍不肯正面回答：“我看你心情倒是很好。怎么，很期待明晚的见面吗，远达集团未来的少奶奶？”

“嘁，很稀罕吗？”林微澄极不端庄地翻了个白眼，“再说，什么‘少奶奶’，在远达集团一手遮天的可不是那个不成器的许承朗。”

童唯安的笑声听起来却仿佛隔了山海：“许家人名字取得真是不错。”

“名字不错，长相不错，在他那个有野心有手段的大哥的庇护下，日子过得也不错。可就是太不错了，让人觉得……”林微澄的话并没有说完。童唯安看她心不在焉地抬手划着满是水汽的车窗，正在犹豫怎样开解她，斜对面一辆车就已经直直开了过来。她顿时一身冷汗，迅速打了方向盘往旁边躲避，即使之后狠踩了刹车，可由于路面太滑，她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车朝前面路口拐过来的车撞去。

尖锐的刹车声之后，“嘭”的一声闷响，童唯安一头撞在方向盘上，

大脑有一阵短暂的空白，只听到身边林微澄难掩惊恐的声音：“安安姐！安安姐，你没事儿吧？”

“没事，只是头有点晕……”童唯安睁开眼，揉着额头看向林微澄。林微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她手忙脚乱地解开安全带，着急地查看童唯安的状况，眼睛有些发红，直到确认童唯安的问题确实不大，才终于松了口气。

“我来处理吧，你在车里等我。”童唯安吩咐了一句，随即下车查看情况，林微澄见状也打开车门下了车。

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早已不见踪影，而童唯安心爱的雷克萨斯保险杠已经掉落，车头有些惨不忍睹。被她撞上的一辆黑色宾利停在前面，林微澄看了一眼车标就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姐姐，你还真是什么贵撞什么啊……”

童唯安顾不得这些，见对方的车上没有人下来，心里更加担心，快步过去轻轻敲了敲驾驶室的车窗，发现没有任何回应之后加重力气又敲了两下：“对不起，请问……”她话没说完，驾驶座的人已经打开车门，走了出来。

对方一身黑色西装，身高至少一米八以上，童唯安抬起头，才看清对方的脸：白皙，英俊，冷漠，薄唇黑眸，表情疏离。

童唯安的呼吸在他毫无温度的眸光中微微一滞，随即低了头：“很抱歉，先生，是我全责，您的修理费用由我……”

“承则哥？”童唯安的话被身后略有些迟疑的声音打断，林微澄已经走到了两人面前，“这也太巧了吧！”

她说完，扯了扯童唯安的衣袖，又放低了声音：“安安姐，这是许承朗的大哥。”

童唯安恍然，伸出手：“许先生，您好，我是澄澄的表姐。”

许承则嘴角的笑意礼貌而凉薄：“小姐贵姓？”

“童。”

坐在许承则的车里，透过雾气蒙蒙的车窗，童唯安看着飞速后退的街景，安静得仿佛不存在一般。林微澄和许承则闲聊的间隙，见身边的表姐目光茫然，关切地问道：“安安姐，你好些了吗？头还晕不晕？”

童唯安回过神，淡淡地笑了笑：“没事了，回家不要提，免得他们大惊小怪又担心。”林微澄点点头，看向许承则：“承则哥，你也要替我们保密。”

许承则通过后视镜撞上童唯安的视线：“童小姐也需要我保密吗？”

童唯安低头笑道：“澄澄开玩笑的，哪敢麻烦许先生。”

“童小姐太客气。”

童唯安拿包的手紧了紧，却再也没有接话。

林家老宅位于城郊，夹道的银杏红枫，落叶早已飘落了一条长街。民国时期的欧式建筑早已按原样翻了新，偌大一片庄园里的白瓦红墙，古朴和现代结合得相得益彰。林森和童玉夫妻俩现如今深居简出，渐渐地，倒真有了些退隐江湖的意味。

现在的有钱人家，似乎都已经习惯了一面在红灯酒绿中搏杀，一面在青山绿水间修身养性。

许承则的车在林家老宅外面停下，他谢绝了林微澄进门喝茶的邀请，告辞离开。林微澄刚打开车门，就眼尖地发现了门口熟悉的车子，她当即有些迫不及待地下了车：“二哥！”

同样下车不久的林景迟朝她挥了挥手，回过头对助理何杉吩咐道：

“把今天开会讨论的内容整理出一个方案尽快交给我。车你开回去吧，明天上午十点让司机过来接我。”说完，伸手揉了揉林微澄的头发，“雨还没停呢，也不知道打伞。”

林微澄笑着打开他的手，正要说什么，随即才后知后觉地紧张起来，如果待会儿二哥问起她和安安姐为何没开车回来，她要怎么把车祸的事瞒住呢？

林景迟却迟迟没有开口。

童唯安下车之后，驾驶座的车窗落下来，许承则面上依旧没什么表情，直到察觉不远处的目光，嘴角才扬起了一个若有似无的清冷弧度算作打招呼，随即倒车离开，童唯安背着车子驶离的方向走近。

那个场景过于熟悉，熟悉到让林景迟有刹那的失神，一时有些分不清那是真实发生着的，还是自己的错觉。

“怎么，是许承则送你们回来的？”林景迟一边揽着林微澄走进大门，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看见了？”被二哥撞个正着的林微澄顿时就有些心虚，见他一直看着自己，只得故弄玄虚地做了个鬼脸，“看见了也不能告诉你什么，这是秘密。”说完，生怕他继续追问，林微澄快步向主屋走去。林景迟便皱了眉，回头看向走在最后的童唯安：“怎么回事？”

童唯安的腿一直在疼，之前又因为一头撞上了方向盘，额头也有些肿痛，她原本低了头在两人身后慢慢走着，听到林景迟的声音抬头时，才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脚步。她一时就有了些迟疑：“二哥刚才说什么？”

林景迟见她神情有些茫然，笑容里就多了些讥诮。童唯安在林景迟晦暗不明的神色里回过神来，知道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自己

的，忍了又忍，到底还是没好气地笑了一声：“二哥心里又编排我什么了？”说着，她走到他面前，仰起脸看着他，“幸好我不在意二哥怎么看我，不然二哥这看垃圾一样的眼神，岂不让我伤透了心？”

童唯安的眸子里映入了庭院里的灯火，林景迟转开了视线，童唯安得意的笑容还没来得及展开，他就已经微低了头，呼吸温热：“我天真可爱的小表妹，当年刚刚大学毕业就能被人包养，哪会懂得什么是伤心。”

蓦地，童唯安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瞬间冻结成冰，却又在下一秒里翻滚奔腾起来，让她一下子就失了力气，整个人几乎瘫软下来。

明明不是这样的，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误解她，但至少林景迟是知道真相的，他怎么能……

反驳的话就在嘴边，可童唯安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

林景迟垂眸冷笑，双手扶住她的动作却极为绅士，童唯安知道他无非要羞辱自己，于是咬紧下唇，将所有辩驳的话咽了回去，用力甩开他的手。

“二哥，安安姐，你们怎么走这么慢？”

童唯安闻声看过去，林微澄站在主屋门口柔和的灯光下在向她招手，笑容干净又美好。她深吸一口气，眼泪才没有掉下来，她努力朝林微澄露出一个笑容，只是她脸色苍白如纸，指尖甚至还有一丝自己都没有察觉的颤抖。

可这并不妨碍她看向林景迟的时候，唇边展开一个张扬又肆意的笑容：“二哥是生意人，难道没听说过‘你情我愿’四个字吗？这和你林景迟又有什么关系？”

童唯安的衣服之前在雨中被淋湿了些，这反而让她有借口一进门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而直到她躺进浴缸，身子还在抑制不住地颤抖。她

把水温调得极高，刺痛感明显，白皙的皮肤几乎立即被烫红，可她恍若未觉，只是极为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恍惚间，她似乎又看到记忆深处的画面，对面的男人身材高大，她想看清他的脸，可阳光从他站立的方向照射过来，刺得她不得不开移视线。许久之后，她才听到自己的声音响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吧，安安。”依旧和从前一样亲昵地称呼她，可与此同时，面前的男人把早已写好的支票递过来，声音冷漠而低沉，“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她似乎明白自己正在梦中，可站在对面的人将支票放在她手上时，那薄薄一张纸的触感却如此真实。身边流言日盛，她怎么可能毫无察觉？可她一心一意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美梦里，哪能料到今天这个结果？童唯安觉得自己的心就这么猝不及防地被扎了一刀，让她即使明知自己是在梦里，也仍然疼得钻心刺骨，想哭却哭不出来。

她攥着手中的支票，抬头看着眼前的男人，他的面容渐渐清晰起来，五官精致，眼神深邃，她甚至能从他眼里看见自己狼狈的模样，却没能从他脸上看到一丝情绪的波动。

而此时她手里的支票让她变得更加可笑。

童唯安觉得自己几乎下一秒就会笑出声来：“真像恩客啊。”

对面的男人似乎强忍怒气，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够了！”

“我不会再和你闹了。”童唯安的眼泪掉下来的那一瞬间，突然笑了起来，“因为我突然发现，许承则，你让我觉得我就像一个给了钱就能上的女人。”

童唯安倏然从睡梦中惊醒，脸上已经一片潮湿。刚刚的梦她还有印象，但梦里的情形她这几年已经基本不会想起。今天再次梦见，是因为时隔六年和许承则戏剧化的偶遇，还是因为林景迟毒蛇一样毫无温度的

折辱？

都不重要。

林景迟原本就是无关紧要的人，而许承则之于她，就算再怎么令她痛入骨髓，也已经是过去。在这世间，谁又没有几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呢？

既然不堪回首，那就不要回首。

右腿膝盖处的痛感清晰，童唯安毫无睡意，她起身下床拉开窗帘，外面已是晴空万里，明媚得有些刺眼的阳光顷刻间洒进来，她下意识地抬手挡住眼睛，眼泪却还是流了下来。

“安安，醒了吗？”

门外传来敲门声，随后童玉推开门，见童唯安正站在窗边发呆，见怪不怪地走了进来：“昨晚澄澄说你的车出了点问题，没事吧？”

童玉女士上个月刚过完四十岁生日，年轻时肤白貌美，如今经过岁月的沉淀，反倒更添风韵。不过外人眼里的这位雍容优雅的林家女主人，童唯安却再清楚不过，作为家中幺女自小极受宠爱，那位姑夫又处处体贴呵护，让她原本就有些固执的性格如今几乎已经到了自负的地步。

“小毛病而已，没事的。”童唯安并没有和林微澄就这些小细节串供，为了避免说错，只能尽量轻描淡写。

“过两天给你挑辆新的，我就看不上日本车。”

童唯安一时失笑：“免了吧，童女士。这车我开顺手了，换别的不习惯。”怕她不同意，童唯安紧接着转移了话题，“一大早过来，不只是为这件事吧？”

童玉不答反问：“你今天有什么活动？”

“你之前不是说今天有酒会吗？我就算有什么事，你也会让我推了吧。”童唯安转身看着自己的姑姑，挑了挑眉。

童玉见她挑明，也不否认：“你既然猜到我想说什么，那这事儿就